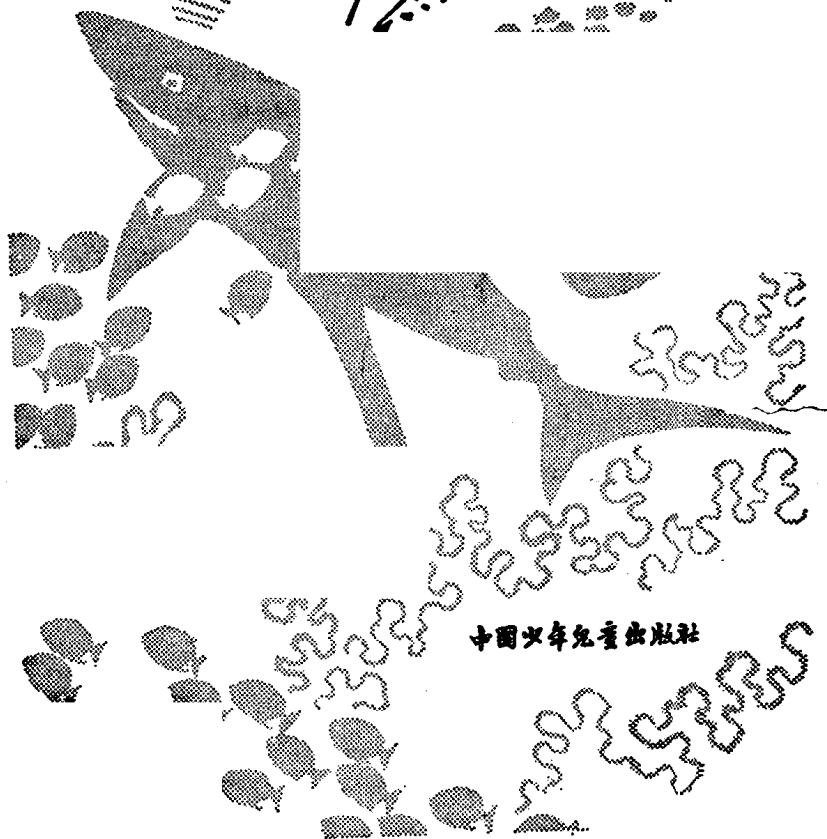


科学幻想小说

郑文光

潜鱼侦察兵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封面设计：李 恒 辰

插 图：梁 平 波

鲨 鱼 侦 察 兵

郑 文 光

*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787×1092 1/32 5 1/8印张 72千字

1979年6月北京第1版 1979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95,000册 定价0.30元

目 次

写在前面的几句话	1
----------------	---

鲨鱼侦察兵	3
-------------	---

生日	3
----------	---

在惊涛骇浪中	9
--------------	---

三十一号岛	15
-------------	----

巡龟去	19
-----------	----

秘密	25
----------	----

疑团	33
----------	----

追捕黄鱼群	38
-------------	----

一场奇妙的战斗	43
---------------	----

连窝端	49
-----------	----

仙鹤和人	53
------------	----

兰兰	53
----------	----

一个完全丧失记忆的病人	58
-------------------	----

在动物园	63
“风遮”是什么?	69
两个大夫	74
野鸭与狼孩	80
实验	85
再一次去看仙鹤	90
最聪明的人	96

太平洋人	102
3017 号小行星	102
肖之慧	107
李生兄弟	114
桌上的相片	120
海洋地质学家的分析	126
AQ—41 号	132
小行星研究所	138
洞穴	142
人!	148
复活	153

写在前面的几句话

去年秋天，我们二百多个少年儿童读物的编辑和作者，云集在风景秀丽的庐山，大家热烈讨论，怎样给两亿少年儿童以丰富的精神食粮？我就住在面向牯岭大街的一间小屋里，每天深夜，会散人静之后，听着萧瑟的秋风在松林竹海之上奔驰而过的声音，开始写作。后来又把未完成的稿子带回北京来，在庆祝“三中全会”的热烈气氛中写完了这三篇科学幻想小说。

为什么要给少年朋友写科学幻想小说？这是因为，我希望我国广大少年掌握科学，又掌握善于幻想的艺术。科学的重要性是不待言了。我们正经历着历史上一个重大的转折关头，要在今后代人的时间里使我国兀立在世界先进科学技术的群山之上。谁将是描绘我们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大地蓝图的设计师？是今天的少年儿童，明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骨干力量。他们需要学识，也需要善于幻想。幻想并不只是

关于太空、海洋、微观世界、神奇的大自然等等领域的有趣的故事，引人入胜的童话；幻想，首先是载荷科学技术起飞的矫捷的翅膀，幻想将伴随着我国一代少年儿童踏进璀璨的明天。

不消说，这三个故事里所讲到的一切，例如《鲨鱼侦察兵》中驱使鲨鱼和鲈鱼为现代化国防建设而奔突于南海碧波之中；《仙鹤和人》中用刺激大脑神经中枢的办法使我们很快培养起世界上最聪明、最有学问的人；《太平洋人》中的在茫茫太空间捕捉小行星，并终于发现了二百多万年人类祖先的孑遗，等等，并不是当前的现实。但是，在全世界范围内，科学正在迅猛地发展。不久的将来，科学所创造的业绩，我相信，一定会比这三个故事所讲到的一切，还要瑰丽和神奇。

还需要再说一点的是，我并不只是讲述科学和幻想。作为科学幻想小说这一特殊体裁的文学作品，我力求在其中刻划几个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这些站在“明天”的门槛上的人，应当完全粉碎林彪、“四人帮”之流的丑类所加于我们民族身上的精神枷锁，完全摆脱几千年封建专制制度所加于我们民族身上的灵魂桎梏——一句话，他们是“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新人。也许我还做得很不够，但我将继续朝这一目标努力。

一九七九年二月，北京。

鲨鱼侦察兵

生 日

南海是美丽而妖娆的。在蓝幽幽的海面上，珍珠般洒下了几十个绿宝石似的珊瑚岛，这就是西沙群岛。

西沙群岛的渔人，都是一些久经风浪锻炼、机智而强悍的海上猎手。他们驾一叶扁舟就敢于出没在风涛险恶的南中国海上——自古以来，这是著名的“七洲洋”。几把钓钩，一副潜水镜，一柄利斧，一根梭镖，他们就敢于下海擒拿七、八百斤重的大海龟，潜入几十英寻*深的海底采梅花参、珊瑚和石花菜，甚至于敢钓鲨鱼。

这儿的鲨鱼大多属于虎鲨一类，个头大，凶暴异常，且不说那血盆大嘴一下子能把一个壮年汉子咬成两截，它那猛烈挥动的尾巴只要擦到你的皮肤，马上就

*英寻：英美制计量水深的单位，一英寻=6英尺，合1.828米。

是血肉模糊。但是西沙渔人偏偏喜爱钓鲨鱼。钓钩是普通的钓钩，只不过特别大，倒刺十分锋利。钓绳是经受得住上千斤拉力的自来水管粗细的玻璃纤维绳，在靠近钓钩的地方，包上铜片——这是为了防止鲨鱼的利齿把它咬断。乘上一张丈把长的风帆船，钓钩上挂上三两斤肉，血腥味很快就能诱使馋嘴的鲨鱼上钩。被倒刺扎痛的鲨鱼发疯也似逃窜了。钓绳放尽，小帆船就被强有力的鲨鱼拖着在海上风驰电掣般奔驰，在蓝得发黑的海面上激起了骇浪惊涛。这一幕是十分壮观的。这是耐心、胆略和勇气的搏斗。巨大的鲨鱼能够拖着小帆船奔突那么三、五十里，六、七十里甚至一二百里，才慢慢疲倦了。于是，强悍的渔人冷丁提起钓绳，鲨鱼头一露出水面，它还来不及挣扎，一柄利斧就劈进它的头盖骨，鲨鱼登时断了气。

然而，这种钓鲨作业，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使用的。在我们这故事所叙述的年代里，早就采用机械化方法捕杀鲨鱼了。只是偶尔有那么一两个爱冒险的小伙子，在假日之暇，还重温这种需要高度技巧和胆略的技术，当作是一种体育，一种游戏。就象我们尽管早就有了起重机，却还是需要保留举重这个体育项目一样。而且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西沙群岛的孩子们，十四、五岁的时候，就相约着去钓鲨鱼，只有依靠自己手上的

利斧，砍杀过一条鲨鱼的人，才被大家公认为他已经成年了，够资格当个渔人了。于是，这种钓鲨作业又成为西沙少年进入渔人行列的一个非正式的考核项目。

沙沙今天刚满十五岁。在南海熏风和热带太阳的沐浴下，他长成一个身材匀称、肤色黝黑、机巧而勇敢的少年。他早就在盘算，怎样度过自己的十五岁生日？答案很快就作出来了：约上两个小伙伴，驾驶渔业队的一条小小的风帆船，去钓鲨鱼。这两个小伙伴，一个叫阿牯，一个叫福海，都比沙沙小一岁。不过这计划暂时还得瞒着家里。这倒并不因为钓鲨作业要冒风险。沙沙的父母都是西沙渔人，他们也是在风浪中搏斗了半生的，他们并不担心自己的孩子闯不过这道关口；而是因为，近日风声不大对头：上级早就通知，社会帝国主义的太平洋特混舰队正在这一带海面附近出没，蠢蠢欲动，我们所有渔业队出海生产，都要提高警惕，尤其不要单船作业。

这是五月初的一个晴天，属于南中国海最好的天气之一。一大早沙沙就醒过来了。他蹑手蹑脚爬下了竹床，披上一件白褂子，又从竹床下面拖出昨晚早就准备好的、一柄磨得飞快的利斧，光脚丫子往外跑。他居然一点声响也没有发出，到了外面。

天空还刚刚露出鱼肚白色。海上吹来的风非常清新，睡意一眨眼就全吹跑了。他把沉重的斧头扛在肩膀，跑到阿牯家门口，轻轻吹了一声口哨。立刻，窗户裂开一道缝缝儿，探出一个黑瘦黑瘦的、机灵的少年的脑袋。他招招手，阿牯转眼就来到了跟前，只穿着一件红背心和一条蓝色的裤衩。

“嗨，真有点凉哩！”阿牯跳着，他的光脚丫子在潮湿的沙地上印上一个个凹窝。“福海呢？”

“我约好他带着钓绳在艇上等着哩。”沙沙说。“走吧。修网队那伙姑娘仔马上就要来了，叫她们瞧见，多嘴多舌的……”

两个孩子小跑着绕过了渔业队的仓库。从气象台白栅栏边经过的时候，他们猫下了身子——气象台的叔叔阿姨们也是起得很早的。不过幸好，没有遇见人。但是一拐过小果园，冷丁一双手从后掩住了阿牯的眼睛，沙沙低声喊：“福海，撒手！”

福海是一个浓眉大眼、圆脑袋的孩子，乐呵呵的。他说：“我怕你们出不来哩！”

他们一起上了帆船，沙沙看看卷起的一大盘钓绳，问道：

“肉呢，拿到了没有？”

“这不是？”福海从船板下拎出一副油搭搭的猪肠

子来，得意地说：
“昨天我去屠宰
场买来的。”

“周婶没有
问？”

“问啦！我
说……沙沙过生
日，要吃红烧大
肠头！”

“真有你的！”
沙沙夸赞道。
“好，开船吧，赶
紧！”

小帆船在浅
海礁盘上轻快地
前进。天色很亮
了。蓝天上一些

飘得很高的云——羊毛似的卷云已经带着玫瑰的色泽。阿牯把手伸到水里。水，还带着夜来的凉意，它是那样洁净，可以清清楚楚看见礁盘上白色的海石花，褐色的石块，和穿来穿去的五颜六色的热带鱼。礁盘边缘，迎着靛蓝色的深海区，一圈白生生的浪花象珍珠



项圈一样套住这个珊瑚岛。帆船进入浪花圈，它的头一昂，立刻又一沉，瓢泼大雨似的海水浇在三个少年身上，他们都哈哈大笑起来。

孩子们扯起了帆。进入深海区，船立刻颠簸起来。大海表面上倒没什么，水底下暗涌一个接一个，象是有一个巨大的梭子在摆动。风却很小，帆船行驶得并不快。眼看，天完全大亮了。

“沙沙！”坐在船头的阿牯朝着船尾喊。“有人在沙滩上叫我们！”

沙沙回头一望，他的尖锐的眼睛一下子就认出，是渔业队的程大叔在向他们招手。

“糟糕！”他小声说。“他们不要派艇来赶我们才好！这鬼船，走得比乌龟还慢。”

但是没有什么艇向他们赶来。这时候，仿佛老天爷特意成全他们似的，一阵海风吹过，风帆船猛一掉头，绕着小岛的东南方很快地驶开去了。

现在岛子只看得见一些郁郁葱葱的泡桐和碧霜花丛林，和林木掩映中的小小的白屋。而在他们四周，是一片蓝得叫人晕眩的苍茫无际的大海。

东边天上出现了几缕金光。沙沙猛地站起来，威武地喊道：

“阿牯，福海，准备下钓！”

在惊涛骇浪中

“你们谁带了吃的？”沙沙问两个伙伴。

两个孩子面面相觑。他们一心一意准备钓鲨鱼，不仅没有带任何干粮和饮水，而且早上一口东西也没有吃过。

“我也没有带。”沙沙颓丧地说。“昨晚我还想带几个饭团子和煎咸鱼，可是今天一早，就忘得光光的了。”

“我可以忍着。”阿牯说。

“我也可以。”福海也说。

“如果我们走得很远呢？”沙沙皱着眉头说。“肚子饿，我们就没有力气，鲨鱼即使钓到，我们也没法子把它砍死。”

“那么，怎么办呢？”福海问道。

阿牯提议说：“要不我们上东岛去，老章大爷会给我们点吃的。”

“万一他不让我们再出海呢？”沙沙不安地说。“不。这样吧，我们再下几只小钩，钓到黄鱼或者鳗鱼，我们就烧来吃。舱板下面总会有灶、锅和火柴的。”

果然，这些东西都有。几分钟前还是垂头丧气的

这三个孩子，一下子又精神百倍了。阿牯和福海两个，一人把住一边船帮，放下了带小钩的尼龙钓丝。没有什么鱼饵，他们就从那副猪大肠里撸下一些油来，抹在小钩上。

太阳已经露头。现在海面上跳跃着几万点亮晶晶的闪光，就象有几万个小太阳在海上跳跃。海是蓝的，蓝得深沉、凝重。天也是蓝的，蓝得柔和，明媚。几丝薄纱似的云彩在慢悠悠地飘荡。沙沙紧紧压着舵梢，目光炯炯地注视着海天相接的远方。他看见，浪花飞溅处，出现了一条细线似的东岛的影子。但是他并不朝岛子驶去，使劲儿一扳舵，他把小艇折向北方。

“梭鱼！”阿牯喊道。他的手灵巧地一扬，一条很大的、差不多有手臂长的梭鱼就在半空中挣扎，闪着银弧色的光。阿牯熟练地把梭鱼摔到船板上，福海立刻扑过去，不顾梭鱼的坚硬的胸鳍和腹鳍扎得两手发痛，还是紧紧捉住了这条又胖又滑的鱼。

“烧吧？”福海仰起头问道。

沙沙想了想，说：“最好再钓一条。我们要吃得饱饱的。鲨鱼一上了钩，我们什么也顾不得吃啦！”

这句话刚落地，帆船马上往下一沉。他们只来得及看见一个巨大的尾鳍在船头拍打——鲨鱼上钩了。

福海立刻撒了手。哈，真想不到鲨鱼这么快就上

钩。这条鲨鱼可真大！没有一千斤至少也有八、九百斤。阿牯看得清清楚楚，它的背脊差不多是黑色的，那两扇胸鳍，就象大舢板的两把桨，被钩钩紧紧扎住的大嘴露出吓人的獠牙。鲨鱼左右摇晃着，时时把白色的肚皮翻转过来。它在猛烈地挣扎。帆船左右摇晃不休，三个孩子紧紧趴在船板上，提心吊胆，生怕掉到海里去。

那条梭鱼，早就不知蹦到什么地方去了。钓绳已经放完，鲨鱼在帆船前方二十多米处奔突，掀起的浪头把小船冲击得象是秋风中的一片落叶。

这是巨大的喜悦和巨大的恐惧交织在一起，钓鲨鱼的心情就是这样。什么肚子饿，什么疲劳，全丢到脑后面了。三双眼睛紧紧盯着鲨鱼，三颗心光想着上了钩的鲨鱼，他们不看方向，不看天，也不看海，他们什么也不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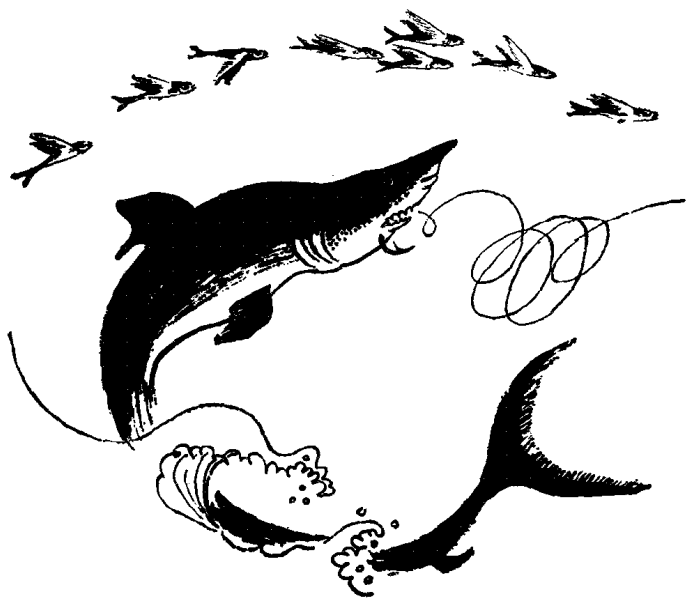
这条鲨鱼力气很大，虽然上了钩，拖着这么一条船，仍然奔驰得非常快。幸好它是逆风前进的，张满的帆给它增加了阻力。但是这一来，小船颠簸得更厉害了。不大一会儿工夫，福海已经脸色苍白。他趴在船板上，把头伸到船舷外面，想要呕吐。但是从早起他还没有吃过东西，结果干嘞了半天，什么也呕不出来。

“抓住他的腿！”沙沙喘息着对阿牯说。“这时候，

千万不能掉下海！”

几个孩子虽然都是水性很好的西沙少年，可是海里有一条负伤的鲨鱼，就决不能下水了。你看那强悍有力的鲨鱼尾巴，左右拍打，把海水打得泼拉泼拉地响，你就知道这家伙力气还有多么大。他们已经出去了十里？二十里？三十里？不知道。鲨鱼的力气却一点儿也不见减小。

但是海风大起来了。南海的天气是变化无常的，转瞬之间，南方天边升起了大片的砧形云，接着就是劈



头劈脑一阵急雨。雨水打得船板劈啪响，和激溅上来的浪花汇合在一起，冲刷着船板。灶翻了，锅也掉下海去，三个孩子紧紧抱住桅杆，让豆大的雨点无情地敲打他们，让呼啸的海风刮得他们蒙头转向。沙沙不小心一仄身子，身下压着的那柄斧子就滑了出去，他和福海两人同时扑上去抢救斧子，斧刃



擦伤了福海的肘子，但是斧子被紧紧捉住了。

“落帆！”沙沙喊道。现在风太大了，过于涨饱的帆有撕裂的危险。但是帆索虽然解开，帆还是不容易落下来。阿牯冒险地往上一窜，紧紧攥住帆面，沙沙和福海就抓住他的两只脚丫。帆落下来以后，船的颠簸稍稍好了一点儿。但是海面的浪涛一点儿也没有减弱的趋势。曾经轻快地闪烁着万朵太阳光的大海变成铅一样沉重的灰黑色。大海在深处低低地嗥叫，长浪一个接着一个，小帆船颤栗着，似乎快要散架了。幸好